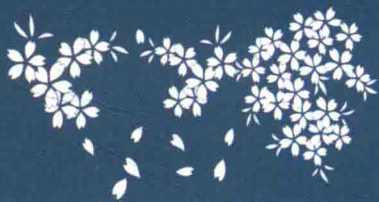


但未早相逢

茶青禅◎著

秋天，
候鸟结伴向南飞，
那时候，
秋声起了，
野草将要沉睡。
而我，
只想和你去对面的山上采摘红叶。
你的眼神，
寂静又温柔。



文联出版社
www.cflapnet.cn

但未早相逢

茶青禅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但未早相逢 / 茶青禅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6.8

ISBN 978-7-5190-1867-2

I. ①但… II. ①茶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5594 号

但未早相逢

著 者: 茶青禅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金 文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郭 锋

责任校对: 王洪强

封面设计: 凤凰树文化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3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guof@clapnet.cn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

1/32

字 数: 181 千字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867-2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
录
Contents

壹·散文

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

- 因为菩萨 003 / 朋友 006
情意 007 / 如此 009
棋盘 010 / 白月光 012
浮萍 014 / 秋天走了 015
茉莉 016 / 这一天 017
陌生人 018 / 写给鲁迅 020
刻上你的名字 022
从河上捞起来的一封信 023
她们 024 / 人衣 026
一封信 027 / 孔明灯 028
再见的另一方 030 / 绣花鞋 031
海 033 / 月亮不见了 035
当岁月卷起又一年的秋风 037
秋雨不成珠 038 / 她 040
邂逅 043 / 布衣 045
首饰 046 / 答非所问 048
夜里挑灯 049 / 七朵昙花 050

遗憾这东西 052 / 答案 053
冷风 057 / 雪纷飞 058
雨夜 059 / 一个夏天的晚上 060
雨声悄 062 / 烟愁 064
冷惊蛰 065 / 桃花春水生 066
二月早春 068 / 春意 069
相见欢 070 / 小教堂 072
晚春的香气 073 / 蔷薇 076
朝颜 077 / 不过是，风而已 078
蝉声已微凉 081 / 一些秋天的事 082
黄昏之美 084 / 在深冬 085
两种香花 086 / 想起菖蒲 087
今夜 089 / 无意 091
城市上空的云 092
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 095
那年蒹葭 096 / 书与烟尘 097
想起来的一首歌 099 / 却原来 100
遗失 101 / 心若不动 102
且以无声 103 / 风卷落花音 105
大风飞扬 107 / 一念 108
无言指落花 109 / 真相 110
黑夜 111 / 所谓随意 112
秋窗风雨夕 114 / 风筝 115
早晨 117 / 诚意 118
只能在文字里选择 120



贰·小说

心 经

爱比落花凉 125 / 原来只是光阴旧 140

清醒记 173 / 银镯 180

有爱无爱又如何 197 / 秋风白 212

心经 219 / 红花草 236

丹倪 251 / 从前已远 261

叁·散文

檐滴之水

檐滴之水 277

壹

散文

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

因为菩萨

有些时候，想说的一些话，埋在心里，自己对自己都无从说起，更与何人说？

即使说出来，也未必有人愿意倾听。那样的人太难得。谁那么有耐心呢。往往无从说起的话，不说还好，真要说起来，那就是芝麻烂谷子的陈年旧账都被翻出来了，琐碎零星。想想自己都嫌累，何况听的人呢。

不如选择沉默。于人于己，都是尊重。像一株安静的野草那样，默默生长，不惊扰任何人。

虽然我们都希望，在这一生中，总该有那么一个人，可以懂得，懂得你的苦，你的烦忧。心里的委屈和愿望，不说，他也能感同身受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你遇见了吗？

如果没有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，那就说给菩萨听吧。

因为菩萨，有一颗永远在倾听的慈悲心，不嘲讽、不厌倦，也不会嫌弃你。你的心声，他会静静听。

你不用闪躲、不用回避、不用伪装，你尽可以向菩萨展露你的心。

不是说因为这样，那些苦楚和委屈，从此就会从生命中消失。也不是说这样做，是想要菩萨帮你实现圆不了的梦。只因菩萨是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自己的行为 and 样子，看见自己的内心，继而看清最真实的自己。情心之美丑，情态之好恶，于是自省，于是澄明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他在阁楼里供奉了一尊观音菩萨。

一直以来，父亲在我眼里就是豁达随和的样子，在他面前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，再大的事，他总能挺过去。他有一院子的花木，还有收养来的小猫小狗。他是安然而快乐的。至少在我眼里，他是。

偶然有一天，看到他独自坐在菩萨面前，久久凝神，静若雕塑。他有话想对菩萨说么？我没有惊动他。可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。

下楼的时候我悄悄回头看，父亲的侧影在阁楼的微光下，平静、安和。

那一刻我忽然想，是否他心里，已经住进了一尊菩萨？

他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和困苦，如今已经和他一起，从这世间消失，成为过眼烟云，早已不复存在，自然是不必再提起。可是他面对生活的那份豁达之心，我是不得不记在心里的。他是我的菩萨。我的困惑，我的烦忧，可以说给他来听。

父亲去世那天，蕾蕾一直跪着不肯起来，任何人劝她，她都不理会。初秋的下午，天气突然闷热，纸钱烧起来的烟火很大。她年轻而苍白的脸上有汗水亦有泪水。我轻轻抚摸她的头发，我知道，她的菩萨去了。这祖孙因缘，这难以割舍的恩泽和亲情……

或许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都是不堪论的事。

不如不提起。情生情灭，自然就散了。

去年夏天在宋庄，住在卫保刚家里。他是画家。在他偌大的工作室，到处都摆放着他画的画，却有一间清静的佛堂在其中，佛香缭绕，梵音深隐。他在院子里种紫竹和紫丁香。爱穿棉布衣衫，还有布做的鞋子，简洁而朴素。寡言的中年男子，似一株静默的植物，和他的画一样，清澈无尘，世事皆可忘。

只是从前的他，不是这样的。

想要了解一个画家，可以看各个时期的作品。曾经，他的画风鬼魅而微妙，画中的人间似炼狱场，有一种蚀骨的痛和煎熬，落笔都是惊魂与骇浪。

何事意难平？他竟要如此作画，笔笔画出的，都是滴血的心。

幸而有一个人，出现在他生命里。他后来的导师——丈木，禅意水墨画家。他的菩萨。

郁郁而悲的心灵归于平静，在某个有莲花的角落里安然无恙。云空，月明。

他的画，渐渐辽阔到没有烟火气息了，清澈如水，传来远山的静寂和回音。

生命中，如果有一个慈悲温暖，为你拨开云雾，而又值得你相信的人，他会是你的菩萨吗？这样的因缘际会，是烟水光阴里的暖，荒凉暮野中的小屋，朴素而动人。

如此，觉有情。

朋友

他拍了山里寺院的落叶弯路给我看。他说，秋天了，山里的夜晚更加安静。你那里也天凉了，夜里寒露重，记得要多穿件衣服再出门。他让我不要在这个季节还穿轻软的丝质长裙，可是他并不知道，我早就换上保暖的秋衣了。在这样的季节里穿丝薄长裙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？早不这样了。那个不知冷暖的自己，早就已经懂得了疼惜自己的必要。

那年他出差去南京，火车上与我通电话，得知我的生活有了一些变故，处在人生的低谷期。途中改变行程转道来看我，却并未让我知道。午后抵达，他一个人去菜市场买来莲藕，还有我爱吃的湖虾与新鲜蔬菜。当门铃声响，他提着一大堆菜和新鲜水果站在我面前。我说出去吃吧，何必那么麻烦。他不肯，一定要在家里，说他做的饭菜比大厨做的还要好吃。站在厨房门口，看他熟练地在炉火边忙碌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一些生活琐事。他有意不提及我当时的处境。他在刻意回避。

黑夜升起来，山冈变色。

楼下蔷薇盛开的路边，隐约能听到鸟声。我们散步到那里，有棵一直细瘦歪斜的樟树，已经不知被谁砍去了枝丫，只剩下半截

树桩。蔷薇的香泽气息和动人美意，春夜的晚风，他远道而来带来的温暖，我已渐渐是另一种心情。世间如此优美。云开月明。

那天深夜他去赶火车，执意不让我出门去送他。临出门时他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。当我们再相见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。

在这个秋天的夜晚，风声吹月到三更，星光消失，黎明还未到来。露水，黄叶，枯草，秋虫，瘦瘦的风声，暗蓝色天空，迷一样的季节，荒凉又美，总会过滤掉一些东西。人到了一定年龄，越来越难以得到真正的朋友。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那份郑重对待与简单的喜欢，也许已经是稀有的事。无利而不往，或者与人交往，是为了在今后可以获利而实施的事前铺垫，是许多人的社交理念。为了达到目的，锁定目标撒网，是为所谓的处世之道，被当作是有能力的表现。如此种种，朋友关系已变得不再纯粹。

愈加想念这个人。凌晨给他发去短信，里面只有三个字。那是他的名字。仿佛他在我身边。

我只是轻轻地，唤了一声，不需要任何回应。

情意

我的衣橱里，最常见的素麻衣衫，是麻本色。式样简单，宽松而随意，手工编结的一字扣或是木制的小扣子，算来也有七八

件，再就是素白的衫子了。或粗或细的麻布材质，与相同质地的阔大长裤一起，从春天一直穿到秋天。偶然搭配绣花鞋子，深蓝底色，绣上颜色绮丽的花朵，清简生活漾出怡人情意，似清茶里融入一朵蜡梅香气，在某一个春深的晚上，月如钩，海棠消瘦。

自然还有飘逸的裙子，如果有十多条，一半以上就是花裙子了。在换季时候，一件一件拿出来清洗，晾晒在清扬的风行处，摇曳生姿。西斜落日的光影在裙间浮动，裙上花朵以慵懒的姿态染上夕阳的颜色，散发出低暗矜持的光芒。夏天晚上穿上这样的裙子，凉风吹过来，心似一朵忽然绽放的昙花，那些渐行渐远的时光，仿佛还是旧时模样。

当然会配上平底的夹趾拖鞋，简单而轻松。懒洋洋走在路上，空荡荡的湖面，湖岸上，鸟群飞远，夹竹桃盛开。我的裙角卷过夏夜良辰，涉水而来的凉风拂过松软长发，这样的夜晚，坦然自若，无拘无束，琐事心结逐渐消失在黑暗里，是我想要的，最好的选择。

在神情淡然的中年男子开的小店铺里，各色茶具，或拙朴或精巧，货架上叠满棉麻的茶席桌布与手绘桌旗。小小的店铺里有暗淡檀香味，寂静、沉稳、安定。站在店铺中央，不舍得离去。意外淘到一款粗麻披肩，深暗的黑色，有明显手工痕迹，是我喜欢的风格。虽然是粗糙的麻，却不失柔韧筋骨，可以卷起来存放，无须刻意打理。总是被我在秋风起兮的夜里披在肩上，日常且随意。

收到一青赠予的围巾，是她亲手制作的。双面真丝，极为细腻雅致。一面烟灰色，一面是轻染了薄雾的紫，更有风神飘逸的兰花在围巾上独自清冷着空谷幽意。这兰花，也是她亲手绘制，带着她的气质，与我邂逅相遇，左右看着都是欢喜。拿在手中端详，都不舍得披在肩上了，不知要如何相待才好。心中辗转，犹疑了许多回，最终，还是收在了锦盒里。

越是美，越带着孤意，有一种不舍得与尘烟相融的孤绝。就是要这样的，深到不可测量地藏起来。它需要被珍重，不是可以一洗再洗的棉麻，更不可以随意卷起来放在衣橱里。都不舍得从锦盒里拿出来了，害怕毁了这难得一见的美丽。

偶尔还是会打开来看的，哪怕是惊鸿一瞥。最好是在落着细雪的夜晚，瘦尽灯花，茶烟正好，一点一点地铺开来，有多珍重，就有多欢喜。

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品相伴久了，就似有了情意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窗外，那枚属于我的，最美的月亮。

如此

午间阵雨，铺天盖地。停息后枝叶沾满雨水，洁净而苍绿。天有淡灰的蓝。

偶有雷声沉闷，却也无惊无澜。初夏的天，日渐炎热，身边男女短袖衣衫已纷纷穿出，想我还是厚重的春装着身，不觉哑然。每年春末夏初，总会小病一场，仿佛是已成定格的事，早已习惯。于是谨遵医嘱，不喝茶、不吃绿豆、不吃白萝卜，以免影响中药疗效。喝中药的时候，可真是禁忌多多。

或许在进入人生中的某些困局时候，也像喝中药，并非百无禁忌。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该回避，都有着严格的定律，不可造

次，随意不得。

从花市里买回来的茉莉已经开花，一年一见，开在我的心头。这小小的惹人怜爱的花朵，骨子里绽开的，都是寂然的香，带着羞涩与自尊，楚楚动人。折一朵别在发梢，让茉莉的香气与我相随，那漫天的雨水又落了下来，一阵紧似一阵，依然铺天盖地。树木愈显苍翠与岑寂，却掩不住颓败的凉，仿佛再也无力承担，这阵雨的急骤。

你带着一身雨水站在窗外喊我的名字。雨伞下的你怀抱一袋茶叶，发间雨滴滑落在脸上，疲惫的笑容看起来像个无助的小孩。没有告诉你医生对我的嘱咐，只想陪你静静地喝一杯茶。

你说每天在名利场中追逐，作尽犬马相，让你厌倦到想要逃离，却缺乏抽身而出的勇气。更不知道离开了这些之后，要如何才可以给家人营造一份安定的生活。

我将发梢间的那朵茉莉取下放入滚烫的茶水中，你的艰难，我是如此的感同身受。

棋盘

想起那年参加入职考试。天很热，热得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。因为知道考试已经开始了的缘故，父亲的同事载着我，将他的那辆破旧摩托车开得飞快，怕再晚了，就会让我进不了考

场，误了考试。好在，向来害怕坐快车的我，那天并未觉得快车有多么可怕，他的那辆平日里常是与他作对的摩托车，竟然也一直没有熄火，我在考试开始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赶到，却因为是被父亲临时从织布机前抓来考试的，自然是没有带笔来，于是向其中的一位监考人员借了一支钢笔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在众多的考生里面，他时常站在我身边看我在试卷上答题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就是负责那次入职考试的主考官。

那时，我正在纺织厂做挡车女工，虽然是临时工，还在学徒期，可是短短三个月，白天与黑夜颠倒的四班制和超强度的工作量，已经让本来就瘦削的我，更加是瘦得脱了形，仿佛风来了都可以将我吹跑。说来也是命定，那一次，我没有抱任何希望，却意外地通过了考试，并且是女孩子们里面的第一名，成了少数几个被当时的邮电局录取的人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，能进入这样的单位工作，自然令我无比珍惜，花信年华，在大部分时间里，工作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。

时间看似平静，却如同平缓中发力的强悍河流，可以将人带入浩瀚的大海或是荒芜的沼泽。当时的邮电局，历经电信与邮政的分离，从一个单位变成两个，再由两个变成六个，电信局分成移动、联通和电信公司，邮政局分成邮储银行、速递物流和邮政公司，其中的变迁让人无限感慨，许多人一生的命运，由此而改变。正应了“合久必分”的天下之术。所有人置身其中，犹如棋子，不可自拔。

每个人都活在命运的棋盘之中，如此，这分合无定，变化无常的人世，总会让人冷暖自如。我曾经在那里维持过的一切，是平淡光阴的样子，青鸾向影，随着时光的剥蚀愈加无形，对那里，因此有一种深沉的情感。

秋天夜里，无端生起这些轻微似言的回顾，想想不过是清秋一夜长。任何一个人都难以自如的，选择自己的生活。我想。